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An American Tragedy II 美国的悲剧

—— [美] 西奥多·德莱塞 / 著 查群英 / 译 ——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An American Tragedy II 美国的悲剧

—— [美] 西奥多·德莱塞 / 著 查群英 / 译 ——

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悲剧. 下/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H. A.) 著; 查群英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12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国卷. 第4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83-9

I. ①美… II. ①德… ②查…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5541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国的悲剧 (下)

作 者 (美) 德莱塞

译 者 查群英

责任编辑 志鹏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83-9/I·2261

定 价 57.60元(上下册)

目 录

第 二 部

第 四 十 章	345
第四十一章	348
第四十二章	351
第四十三章	359
第四十四章	367
第四十五章	377
第四十六章	385
第四十七章	390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403
第 二 章	405
第 三 章	410
第 四 章	415
第 五 章	423
第 六 章	430
第 七 章	435
第 八 章	444
第 九 章	454
第 十 章	464
第十一章	470

第十二章	473
第十三章	480
第十四章	484
第十五章	492
第十六章	500
第十七章	507
第十八章	516
第十九章	520
第二十章	528
第二十一章	536
第二十二章	542
第二十三章	551
第二十四章	559
第二十五章	588
第二十六章	619
第二十七章	626
第二十八章	632
第二十九章	641
第三十章	646
第三十一章	655
第三十二章	662
第三十三章	670
第三十四章	678
纪 念	688

第二部

第四十章

此时两件偶然的事件同时发生，令克莱德与罗伯塔的意见分歧越发无法调和了。其中一件是这样的：一天晚上，罗伯塔无意间看到克莱德停在了邮局前边的路中央，和阿拉贝拉·斯塔克交谈了几句。她乘坐一辆十分阔气的大汽车，正在等他父亲由对面的斯塔克大厦中走出来。斯塔克小姐穿一身合乎时令、合乎身份、合乎她矫揉造作的性格的新式衣服，娇滴滴地在车轮一边站着，不仅为了让克莱德看，并且也为了让众人看。而罗伯塔，由于克莱德一再拖延，她自己又坚决要求他为她做些什么，在这两个困难的折磨下，几乎要疯了。在她心里，斯塔克几乎是生活安逸、奢侈、洒脱等这一切的缩影；而克莱德正是为此着迷，也为此一再拖延，对她骇人的遭际，甚至无动于衷。唉，实际上，因为现在身体上的情况，她还有权要求他，不过一旦他同意了她的要求，完全抛弃这一切，那和这一切相比，倾其所有，她又能给他点儿什么？一无所有，这多么令人泄气。

可是，她这时又将自己受人歧视的不幸的遭际和斯塔克小姐进行对比，一直气恼、痛恨的心情就更强烈了。这很不合理、很不公平。从他们那次讨论了此事之后，在这几周内，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其他地方，克莱德并没和她说什么，对于去她的房间看望她，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害怕她重提那个他无法解决的老问题。这么一来，她就觉得，他不仅不理她，并且还极其恨她。

她看见这个原本平平常常、但又很有代表性的场面之后回家时，心中要说是气愤，毋宁说是哀伤、痛苦。因为，像什么爱情和安慰，这都已经烟消云散，将来也许再也不会回来……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回来。啊，多么可怕……多么可怕！

几乎与此同时，克莱德也碰巧看见了一种和罗伯塔有直接关系的情景。在某些人眼里，或许觉得只有命运的嘲弄，乃至于是恶意捉弄，才发生了这件事。这个星期天，大家按桑德拉的建议，好好度过一个初春的周末，于是便乘车朝箭湖驶去。打算去杜布尔家的别墅。车开到必经之地卑尔兹附近，就要往东绕道，向罗伯塔家那边开。随后到了一条从北向南的公路口（这条路由特里贝兹密尔斯一直通过来，穿过奥尔登家的田庄）。他们的车便向北拐弯，开上这条路。过了几分钟，就直接开向奥尔登田庄附近的岔路口，那儿有一条自东向西的路通往卑尔兹。开车的特雷西·杜布尔说，应该有人下车去附近的农家打听一下，看看这条路是否通往卑尔兹。克莱德正靠车门坐着，于是跳下车去。他看了看信箱上的名字。这个信箱在路边的拐角处，很明显，这是坡上那个破旧的农家的。他一看便吃了一惊，上边写着泰特斯·奥尔登——罗伯塔父亲的名字。他一下想起，她以前曾经说过她父母住在卑尔兹附近，这么说，这肯定是她家了。他就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究竟该不该接着向前走。因为他有一次送给罗伯塔一张相片，她也许拿到这儿让他们传看过。并且，这个荒凉的地方和罗伯塔有关，所以也就和他有关，只说这一点，就完全可以让他扭头逃跑了。

但是，车里坐在他身边的桑德拉看到他犹豫不决，就喊道：“怎么了，克莱德？怕汪汪汪吗？”他随即想到，如果他不立刻向前走，他们势必会对他议论纷纷，所以就沿着小路向前走去。但是，他又认真看了看这个房子之后，心头就涌起了一些极为不安、极为痛苦的想法。多么糟糕的一座房子！即使在春光灿烂的时节，看起来仍然那样凄凉！房顶破烂不堪，而且已经下塌。北边那个破裂的烟囱下只有乱七八糟的一堆嵌过水泥的石块；南边那个下陷、快要倒掉的烟囱用几根圆木支撑着。那条从路边向上铺的坑坑洼洼的小路，这时他正走在这条小路上！一块块早已开裂的石块就充当了门口的石阶，这实在是大煞风景。还有那些连白灰都没有刷过的披屋，被周围的环境一衬托，看上去那么凄凉。

“哦！”想一下，这是罗伯塔的家。就在他满心希望攀上桑德拉与莱克格斯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时，她居然向他提出和她结婚！并且，桑德拉就和他在一块儿，就在车里看着这一切，虽然她对此还一无所知。真穷！这些事多可怕。由这种贫穷的身世起步，直到今天，他已经爬了多高！

他感到肚子好像挨了一拳，只感到一阵恶心，直想吐，于是走到大门口。而且，好像成心让他难堪一样，恰好是泰特斯·奥尔登出来开门。他穿着一件褴褛不堪、已经露出肘弯的外套，一条鼓鼓的旧斜纹布裤子，脚登一双粗劣、不擦油而且不合脚的乡下鞋。他用脸上的表情，询问对方有什么事。克莱德看见他的打扮，

又看见他的眼睛、嘴和罗伯塔完全一样，大吃一惊，赶紧问了一下坡下由东到西的那条路是不是经过卑尔兹，和北边那条公路相连。此时他希望他说一声“是的”，那他便可以马上跑掉。但泰特斯特地由台阶上慢慢地走下来，走进院子里，伸出胳膊比划着，要想走一段好路，还是走特里贝兹密尔斯这条由北向南的路为好，最少再走二英里，再向西拐。克莱德连忙道了谢，还没等他说完话，便赶紧跑掉了。

此时，他心想，就在莱克格斯给了他这样有利的一个机会，有桑德拉，以及这即将来临的春季、夏季，还有爱情、浪漫史、快乐、地位、权力等，但罗伯塔在这个时候还记着这一点：让他立刻抛弃这一切，和她一块儿去其他地方结婚。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噢，真可怕！再说，像他这个年龄就有了孩子！啊，他干嘛这样蠢，这样没骨头，居然和她发生了这种关系？只是为了少过几个孤寂的夜晚！哦，他当时为什么不等多等一段时间呢？如果真能这样，现在另一番新天地不是照样敞开门等着他吗？如果他当时能等一等，那该多好！

但眼下呢，不用说，除非他能立即轻而易举地甩掉她，不然另一个新世界珠光宝气的款待，肯定都会化为泡影，而他以前的那个世界，便会伸出它那贫穷的使人沮丧的手，再次攫住他，正如他家的贫困当时曾攫住他，险些扼杀他一样。他甚至还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产生这种隐约的念头，那就是，这个姑娘和他，身世极其相似，难怪会那么强烈地吸引住对方，真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人生简直太奇怪了。比这一切使他更痛苦的是，怎样才能找到出路。而从此刻开始，在他此次的旅行中，他心中琢磨的，就是再想一下，看是否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只要罗伯塔或者她父母对他伯父或者吉尔伯特告发一个字，那么，他肯定一切都完了。

想到这儿，他感到心乱如麻。尽管他方才还那么兴致勃勃地和大伙儿谈过一会儿怎样玩，但坐进车里以后，他便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桑德拉坐在他身边，方才一路上还不断地轻声和他谈到她今年夏季的计划，此刻并没立刻继续方才的谈话，只是小声说道：“小宝宝怎么了？（克莱德极其不开心时，她总是喜欢像对小孩一样和他说话。这一招效果极佳，他感到甜丝丝、麻辣辣的。有时他将她称作‘他那个刚学说话的小姑娘’。）拉下脸来了。刚才还笑眯眯的。好了，好了，小脸儿快点儿乐起来吧。给桑德拉笑一个。要做个乖孩子，捏一下桑德拉的胳膊，克莱德。”

她侧过头，直视着他的眼睛，看这些逗小孩的话有什么作用。克莱德当然就竭力眉开眼笑。但是，即便如此，即使她对他这样迷恋，罗伯塔的幽灵以及和她有关的所有一切，她眼下的境况，近来她对他做出的那个决定，直到此刻，除去和

她一块儿私奔外，看来已经无路可走了，这些事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

唉，与其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倒不如溜之大吉，尽管从此永远失去桑德拉，正如当时在堪萨斯市撞死那个孩子之后逃走一样，从那之后，这儿的人就会失去他的一切消息。可是，这样一来，他就会失去桑德拉，失去这儿的一切关系，失去他的伯父，失去这一切！多么惨重的损失！多么惨重的损失！又要四处漂泊，四处受苦；又要给他母亲写信，解释他为什么要逃走，可是这儿如果有人写信去，就肯定会将这一切告诉她，这可就更厉害了。再说，他的亲戚们会怎样看他！而且，他刚写了一封信对他母亲说，他在这儿过得很好。他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总会遇到这种事？难道他这一生是命中注定的吗？这儿那儿地逃，去其他地方重新开始，到最后或许还会乱作一团，又要再次逃走。不，现在他决定不逃了。他要勇敢地正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解决它。他必须这么做！天哪！

第四十一章

六月五日那天，芬琪雷家果然离开了，就像桑德拉早就提起过的那样。但她仍然不止一次地提醒他准备好他所有的一切，好在第二或者第三个周末去克伦斯顿家，究竟在什么时候，过一段时间她会告诉他的，这么一走，克莱德心中乱了套。她离开了这儿，他便不知应该怎么办，罗伯塔的情况早已使他很难受了。正好在这时，罗伯塔的恐惧心理以及对他的要求也越来越紧迫了，再也没法用言语来安慰她，说只要再等一等，他就要设法帮助她。无论他怎么辩解，她认为，此事已到了危急时刻，无论如何都不能视同儿戏了。她一个劲儿地说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变了样（尽管这多半是由她的恐惧心理导致的），已经再也掩盖不住了，那些和她一块儿在厂里工作的人，肯定很快会发现此事。她再也无法平静地干活儿，或安稳地睡觉了，她绝不能继续呆在这儿。她肚子里已经有点儿初期疼痛，她这完全是恐惧导致的。他一定要按他以前答应的，马上和她结婚，立刻和她走，去某个地方，随便一个地方就行，不管远近，只要能让她渡过这个令人害怕的难关。她如今一再苦苦哀求，那就是：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她马上答应离开他，这是

实话，并且永远都不会要求他做什么，永远、永远都不会。但是，现在，就在这星期内，最晚不要超过十五号，他一定要像他以前答应过的一样，帮助她摆脱困境。

可是，这就是说，在他去十二号湖看桑德拉之前，他就要和她一块儿走，实际上以后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此外，他明白，她硬要做的这件事所需要的那笔钱，他还没有积攒够。尽管罗伯塔对他说，她已积攒了一百多美元，他们结婚时，他们就可以动用这些钱，或者当他决定去某个地方时，这些钱可以拿出来贴补费用。然而无论她说什么，仍然没用。他想，这样一来，他就失去了一切。而且，为了尽自己的能力养活她，他就要和她一块儿去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但是，这一来，该多么凄惨呀！他的一切美梦全部破灭了。然而，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除非她离开这儿，先回自己家。他说，为了他们即将面对的这个变故，他最少得准备几周。他再三说谎，尽管他伤透了脑筋，仍然没能积攒下他当初希望的那些钱。他最少还得用三四个星期才能凑齐这笔钱。他认为，要想应付这个计划中的变故，这笔钱是必不可少的。他记得，她也曾经估摸过，说最少需要一百五十美元或者二百美元，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而实际上，除去刚发的一笔工资外，克莱德只有四十美元，而他的计划是，靠着这点儿钱和在出发之前所能想办法得到的不管多少钱，充当去十二号湖的花销。

可是，为了使让她先回家住一段时间的意见提得更合乎情理，他就继续说，她不是也应当好好准备一下吗？这次出发，不但要结婚，社会关系方面还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她怎么也得添置几件衣服才动身吧。干嘛不把这一百美元或者先拿一部分花在这上边呢？他确实无计可施了，于是想到了这个馊主意。罗伯塔由于直到现在，自己的前程仍然一片渺茫，所以无论是嫁妆，还是小孩用品，不但不敢买，甚至没想买。她暗自思忖，他这个办法，和其他办法一样，总之都是一再拖延，但是，先不管他这是打的什么主意，如果她在两三星期之内，找个以前曾经给她妹妹帮过忙的裁缝，不用花多少钱，手工还可以，起码要做几件合身的衣服，也没什么不好，做一件灰底带花的罗缎衣服，为了在午后穿，按她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个样式做。如果克莱德说话算数，她在婚礼上完全可以穿这件。为了和这件漂亮的小衣服搭配，她想再做一顶小小的灰色丝帽，要有帽檐的那种款式，帽檐下边做成淡红色或者深红色樱桃，然后配上一件素雅的蓝哔叽旅行装和棕鞋子、棕帽子，她就能和任何一位美丽的新娘一比丰采。虽然这样准备一番不但拖延时日，还得耗费一笔钱；虽然克莱德也许不会和她结婚；虽然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这

样结婚，既仓促，又黯淡无光，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她心中仍然改变不了这种想法：结婚是终身大事，甚至非常神圣，她觉得，这毕竟还是富有魅力的事，带有浪漫情调，即使是处于现在这种不如意的境况中，结婚依然离不了这些。说来也怪，尽管他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了这么紧张不安的僵局，但她仍然用刚刚相遇时的那种眼光来看待克莱德。他毕竟是格里菲思家族的一员，一个身份高贵的年轻人，尽管他没有很多钱。身份像她一样的姑娘，还有身份比她高贵得多的姑娘，都愿意和他联系，或者说结婚。可能他丝毫不想娶她，可是无论说什么，他是个地位高贵的人。并且，如果他愿意多喜欢她一点儿，那和他在一起，她也是很幸福的。无论如何，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很爱她。有人说，所有的男人，起码有一部分男人是这样的（她听母亲对别人说过），一旦添了孩子，那他们对母亲的态度就将为之一变，有时是这样的。他们甚至连母亲都开始喜欢了。无论怎样，如果她说过的话，他能完全照办，那她就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有他守在她身旁，帮她闯过这个难关，让她的孩子继承他的姓氏，支持她，直到她可以自立为止。

所以，她暂时将全部希望都寄托于这一点，除此之外别无它想，虽然她仍然疑虑重重，而且心中深感懊悔。因为她看得出来，克莱德对此无动于衷。于是，在这样的心情下，罗伯塔就给她父母写了封信，告诉他们她要回家了，最少住两周，想做几件衣服，而且借这段时间休息一下，因为她感到身体不太好。五天之后，克莱德为她送行，让她动身回卑尔兹的家里去，和她一块儿搭车到芳达才分手。可是对他来说，由于他确实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或者任何可行的办法，所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沉默。就现在来说，保持沉默才是最重要的事。只有这样，哪怕是灾难的利刃将要悬到他的头上，他还可以多考虑一下，多考虑一下，再多考虑一下，不会被迫去干自己不愿干的事。另外，也暂时不会被一件事折磨得太痛苦，那就是害怕罗伯塔处于惊慌、忧虑、或者疯狂的心态中，也许会说什么话，或者干些什么事，以至于即使他拟就了关于桑德拉的一些好主意、好计划，也没法实现。

而几乎与此同时，桑德拉由十二号湖给他写来了字里行间流露出快乐的信，谈到过一段时间，他去那里的时候将有什么事情在等他。碧水、白帆、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和开车兜风。这些她都已经和贝蒂娜商量好了，就像她上一次说过的那样。另外还有吻、吻、吻！

第四十二章

就在这时，他收到两封信，并且是一起收到的，因而事情更麻烦了。

我最亲爱的克莱德：

我的小宝宝怎样？一切顺利吗？这儿真是光彩夺目。已经来了许多人，天天都有人来。松树湾的卡西诺与高尔夫球场已开放，那儿有许多娱乐的人。就是现在，我还能听到斯图尔特与格兰特正驾着汽艇开往格雷湾呢。你必须快点儿来，亲爱的。这儿确实很美，难以言表。有一条绿色的林荫大道，可以骑马驰骋；每天午后四点，可以到卡西诺去游泳、跳舞。我刚骑着狄克转了一圈，真惬意。午饭后，还得骑马寄出这些信去。贝蒂娜说，她今天或者明天会给你写封信，不管哪个周末，不管哪天，都能派上用场，所以，只要桑达让你来，你就马上来，听见了吗，否则，桑达可要狠狠地揍你了。你这个淘气的乖孩子。

他仍在那个糟糕透顶的厂里卖力苦干吗？桑达希望他此刻就来这儿，和她在一块儿。我们便可以遛马、开车、游泳、跳舞……记住带上你的网球拍与高尔夫球棍。卡西诺的开阔地上有个很好的网球场。

今天早上我去遛马时，一只鸟儿从狄克脚下飞了出来，使它受了惊，于是它就脱缰飞奔，结果桑达被颠得够呛。克莱德为他的桑达伤心吗？

今天，她写了好几封信。午饭后，骑马寄信，到下一班寄出之后，桑达、贝蒂娜和尼娜就要去卡西诺。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在那儿一块儿玩？那我们就可以踩着“滔迭”的舞曲一块儿跳了。桑达很喜欢这首歌。可是，此刻她要去打扮一下。明天再给你写信，淘气鬼。收到贝蒂娜的信以后，要立刻回信。这些印痕都能看清吗？这都是吻的印痕。有大有小，都是给淘气鬼的。要每天给桑达写信，她也会写的。

再吻你几下。

六月十日于松树湾

克莱德连忙给她回了一封信，语气和她的来信一样。然而，就在同一个邮班，起码是在同一天，却收到了罗伯塔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克莱德：

我快睡了，但我还要给你写几行。这次回家，一路上太累，都快病了。第一，你知道，这并非我想回家的（独自一人回家）。我感到一切都令人心乱如麻、琢磨不透，尽管我此刻竭力不让自己这样想，既然我们如今已经说好了，希望你会像你所答应的那样来到我的身旁。

（他看到这儿，一是想起她所住的那个惨不忍睹的乡下，感到恶心，还有，因为罗伯塔和那个乡下这样一种倒霉的、无论如何也甩不掉的关系，他以前对她感到的懊悔和惻隐之心，此时再次涌上心头。说到底，这也不是她的错呀。她的前程希望渺茫，除去干活儿，就是随便地照例嫁个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长期以来，只有她们俩都不在的时候，他才能第一次好好地思考一下，并且能对她产生深切的同情心，虽然在同情她时仍然那么阴郁。信上又写道：）

可是，如今这儿的风景很美。树木呈现出一片美丽的绿色，花儿都开了。每当我走到南边的窗前时，都能听到果树园中蜜蜂的嗡嗡声。在半路上，我没径直回家。我决定在荷马逗留一下，去看望妹妹、妹夫，因为，即使以后还会和他们相见，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我确实说不准。因为，我已决定，要么正正经经地见他们，要么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见他们。你可不要认为我太狠心，或者心存杂念。我不过是很伤心罢了。他们在那儿有个小小的家，克莱德，家具非常华美，有一架自动钢琴以及别的东西。阿格尼丝和弗雷德在一块儿很幸福。希望她永远如此。我不觉想到，如果我能如愿以偿，那我们照样会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家。我在那儿时，弗雷德不断地逗我，问我怎么还不结婚，后来我就说：“哦，好了，弗雷德，不要认为我不会马上出嫁。善于等待机会的人，到最后才会最幸福，知道吗。”“是的，那你只有当服务员才行。”他就这样回敬我。

可是，终于和妈妈见面了，我多么开心呀，克莱德。她那样慈爱，那样有耐心，那样乐于助人。她是天下最亲、最好的母亲。我说什么也不想让她伤心。还见到了汤姆和埃米莉。我回家后，天天晚上都有朋友来看他

们，他们还让我一起玩儿，但我身体不舒服，他们让我干的事儿，我确实没法全都参加，像什么打牌、游戏、跳舞，等等。

（克莱德看到这儿，不由地想起了那个寒伦的家，她便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家，最近他还亲眼看到过呢，啊，那座东倒西歪的小屋！还有那些快要倒掉的烟囱！她那模样儿古怪的父亲和桑德拉的信上写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爸爸、妈妈、汤姆、埃米莉，好像总是围着我转，想方设法地照料我。一想起他们如果知道了，将会多伤心啊，此刻，我只感到有说不出的懊悔，由于我当然只能找借口说，只是由于干活儿，有时才感到很累，这样无精打采。妈妈经常说，我要歇一段时间，或者干脆辞职，注意休息，直到现在，她仍然不知道，这个亲人多么可怜呀。如果她知道了该怎么办！有时，我心中就很痛苦，我实在没法对你说，克莱德。哦，天哪！

但是，这不行，我不能将自己的伤感传给你。我绝不想这么做，我过去也对你说过，只要你按我们约定的那样，来到我这儿，将我接走。并且我今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克莱德。现在我就已经不经常这样了。我已经着手准备，把应该准备的都准备好，差不多得花去三周的时间。这样除去工作以外，我无暇顾及其他的事。可是，你会来接我的，对吗，亲爱的？这次，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让我失望、让我受苦了吧。哦，从我上个圣诞节回家直到今天，这时间也太长了。不过你确实待我不错。我敢起誓，绝不会做你的累赘，我明白，事实上你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所以，如果我能闯过这个难关，以后不管出什么事，我都不会在意的。可是我的确敢发誓，绝不当你的累赘。

哦，亲爱的，上边这些怨言请你不要介意。这段时间，我仿佛抑制不住自己，和我过去完全不同。

谈一下我回来后的情况吧。家人认为我做衣服，是为了去莱克格斯参加什么宴会，还认为我肯定生活得非常幸福。算了，这也不错，怎么也比往坏的一面想好。如果我不去请女裁缝安西太太，为了采购衣料，我可能就要亲自去芳达。要是我来的话，只要你愿意在下次到这儿来之前见我一面，你就来吧，尽管我知道你不想来。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想见见你，和你谈谈，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正在缝制衣服，心里总想着你，但是又知道你不想这样做，想到这儿，我感到太可笑了，克莱德。但是，你说服我离

开莱克格斯回家，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并且如今你就像你自己说的，一定过得很美，依我看，你应当高兴了吧。和去年夏季相比，我们总是泛舟湖上、到处游玩时，要痛快得多吧？可是，无论你多高兴，克莱德，为了我，你当然有资格这样玩，不必太难过。我也知道你眼下似乎感到很痛苦，但我希望你记住那件事，如果我就像我认识的某些人一样，或许会要求得更多，并且我肯定会那么做。但是，我对你说过，我不是这种人，也永远不会做这种人。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帮我闯过这个难关，到时候，你要是真的不想跟我在一起，那你尽管离开好了。

克莱德，请你给我回一封充满快乐的长信，尽管你不想写。而且我知道：从我离开以后，你为什么连一次都没想过我，也丝毫不惦记我，你心里明白，你以前就总是这样；而且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不盼着我回来；还有，从周六算起，即使你在两周后能到这儿来，在此之前，为什么你不来。

哦，亲爱的，我上面写的那些不入耳的话，确实不是我的心里话，但我很忧愁，很疲惫，很孤独，有时就控制不住自己。我想找个人谈心，并非这儿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真相，而且我什么人都不能说。

瞧，刚才我还说，我再也不会忧虑、失望、恼火，但这次我又失言了，不是吗？但我发誓下次肯定改正，明天、或者后天，因为，我给你写完信，心中就感到舒服多了，克莱德。在我等待的这段时间里，能请你给我写几行信吗，我需要你的鼓励，无论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我确实非常需要。还有，当然，你肯定会来，不是吗？我肯定是个幸福的人，万分感激你，尽可能地不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

你寂寞的

伯特

六月十日于卑尔兹

就是这两种情景鲜明的对比，让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那就是他绝不和罗伯塔结婚，绝不，甚至也绝不去卑尔兹接她，或者让她来这儿找他，如果他能躲过去的话。因为，不管是他去还是她回来，那桑德拉最近刚在这儿让他得到的快乐，不是全都化为泡影了吗？今年夏季，他就不能和桑德拉一块儿去十二号湖上玩；他就无法和她私奔，和她结婚，不是吗？天哪，就没有其他的什么出路了吗？如今他所面临的这个可怕的困境，难道只有一条绝路吗？

六月一个温暖的夜晚，他下班回家，在房间里看到了这些信。他绝望之下，躺在床上不断地叹息。真倒霉！这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太可怕了！难道别无它法，可以让她离开，住在那儿，或者多在家呆一段日子，由他每周寄十美元或者十二美元，正好是他的一半工资？或者，她不是可以去不远的某个市镇，去芳达、格洛弗斯维尔、施纳克达特，她离得很近，可以照顾自己，租一个房间，默默地呆在那儿，当那个性命攸关的时间一到，她不是可以去找一名医生或者护士吗？他或许到那时候能帮她找一名医生，但她必须保证对他的名字绝口不提。

但是，居然让他去卑尔兹，或者去某个地方和她见面，并且是在两周之内，甚至还不能拖延。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如果她强迫他这样做，他就只能孤注一掷地蛮干，逃跑，或者……或者在应当去卑尔兹之前，或者在她想到的那个合适的时间之前，也许索性去十二号湖，然后，假如能做到的话，就竭力劝说桑德拉，噢，这是多荒诞不经，多荒诞不经呀，让她和他私奔，和她结婚，即使她还不满十八岁，然后……然后……结婚以后，她家就不能让他们离婚了。再说，罗伯塔也不可能找到他，只能独自埋怨了，哦，他不承认不就行了吗，说这不是真的，说他和她从来没有有什么关系，只是部门主任对下属普通职工的关系。他没被介绍给吉尔平一家人，也没和罗伯塔一块儿去格洛弗斯维尔看格伦医生，并且她当时对他说过，她没说过他叫什么。

但要想不承认，要有一股多大的冲劲儿呀！

这么做，必须有胆量。

必须有胆量，和罗伯塔面面对地站在一块儿。而且，他心里很清楚，他最受不了她那双执著、谴责、可怕、无辜的蓝眼睛。何况，他能那样做吗？他有那么大的勇气吗？如果他这样做，结果能像预料的那样吗？如果桑德拉知道了，她还相信他吗？

可是，无论如何，为了这个意图，不论这意图最终是否能够实现，他即便要去十二号湖，也得提前给桑德拉写一封信，说他快来了。信马上就写好了，写得热情洋溢，表达了绵绵的思慕之情。就在这时，他决定不给罗伯塔写信。只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就行了。最近她对他说过，说她隔壁邻居家安上了电话，如果他想对她说什么，只要打这个电话找她就行。为此事给她写信，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写得很小心，正好把她迫切需要的有关这种关系的证据交给她，特别是在他决定不和她结婚时。这是些多么狡诈的手段！很明显，这多么卑鄙、多么龌龊。不过，要是罗伯塔理智点儿，那他怎么也不会去干这种卑鄙狡诈的勾当。但是，哦，桑德拉！桑德拉！还有，她描述的那幢就在十二号湖西岸的豪华的别墅。

这该是多么美丽！他确实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他务必要像他此刻已决定的那样行动起来，赶快行动！他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

接着，他立即站起身来，出去寄走写给桑德拉的那封信。出去之后，他买了份晚报，想看一下本地报纸上有关他所认识的人们的报道，暂时解解闷。他看到阿尔巴尼《时代统一报》的头版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帕斯湖上双重惨剧，独木船翻了。两顶帽子漂浮于湖面上，深恐匹兹菲尔德附近避暑胜地有二人丧命，无名姑娘尸体业已捞到，另一名同来游客尸体尚未找到。

由于他对划独木船很感兴趣，事实上对一切水上娱乐，他无不喜欢，而且对于划船、游泳、跳水等，他的技术都十分精湛，所以，他便兴致勃勃地看起来：

麻省贝恩海岸六月七日电……日前本地发生一个翻船惨案，很明显，已经有两人丧命。有不知姓名的男女各一人，据说从匹兹菲尔德前往本地以北十四英里的帕斯湖，据说有在湖上游玩一日之意，谁料发生了惨剧。

周二上午，有一男一女对卡西诺租船处老板托马斯·卢卡斯说，他们由匹兹菲尔德前来。早晨十点他们租一只小划艇，带一只提篮，篮里大概放着午饭，径直朝湖的北面划去。昨天晚上七点仍未见他们回来，卢卡斯先生立即偕同儿子杰弗里，开汽艇绕湖巡视一圈，只见小划艇已在北岸附近之浅滩上倾覆，可始终不见游客踪影。他当时以为游客也许不想付船租，弃船而逃，所以把游艇带回船坞。

而今天早上，卢卡斯先生恐怕出什么事故，偕同儿子及其助理弗雷德·沃尔什，再次在北岸一带巡视，在岸边的杂草丛里寻获男女游客的两顶帽子。立刻派人打捞，于今天下午三点，捞到一具女尸，并已送往地方当局。只知此女郎与其男伴一同前来，其余详情一概不知。男游客尸体至今仍未发现。惨剧发生处，水深为三英尺，另一名游客尸体是否能发现，仍不敢肯定。十五年前，此处也曾发生过这种惨案，尸体一直没有寻获。

该女游客穿的短上衣衬里上有匹兹菲尔德某商店商标。鞋上印着该城雅各布商店标记。除此之外，没有丝毫证据能证明死者的身份。地方当局推测，倘若死者带有手提袋，恐已坠入湖底。

而该男游客，据说个子高大，黑色皮肤，大约三十五岁，穿浅蓝色套